

广东省青年美协主席钟瑞军:

既是母亲,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老师

在我们人生中,很幸运地遇到很多的老师和贵人,在不同的阶段,给了我悉心的教诲和帮助,无论在工作上还是艺术道路上,让我不断地去面对困难和挑战,一路走来,无限感恩。

至于说影响我最重要的一位老师,脑中浮现出来的,正是我的母亲。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,也是终身的老师。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,个子不高,讲话轻声细语,和邻里相处和气。

母亲常和我讲,做人首先要善良,何为善良,孝顺就是起码的善良,一个连父母长辈都不懂得尊敬的人,是没有大出息的,而且要谨慎交往。母亲这样说,也是这样做的,我的奶奶长期卧病,母亲尽心照顾近30年。母亲用她的行为阐述了一个女人的善良和本分,带给我的影响是一生的。正是这样朴实而至理的教诲,与人为善,我遇到了许多良师善友,受益一生。的确,善良就是一个人最美的素养。《西游记》中佛和妖皆有法术,起心动念善恶不同,所以有了佛妖之分。

母亲还常跟我讲,“谋生靠勤,发财靠命”,如果你要想生活好,就一定要勤快,但是如果你要发财,除了勤快,还要遇上好机会才行。脚踏实地、一步一个脚印,只有越努力,才会更幸运。母亲的话深深影响着我,是的,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?就画画而言,一半是思想者,一半是手工活,没有大量练习,何来画面效果?每一个天才背后,都是大量付出的结果!

母亲还跟我说,做人一定要真诚,谎话连天只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。的确,诚者无敌,只有真,才能广结善缘,只有诚,才能日久天长。现在想起,字字千钧!

2002年母亲因病骤然离世,快20年了,然而,母亲的教诲,一直在我心中。我经常反思自己,就是导航系统一样,迷茫中让自己不要迷失。根据母亲的言传身教,我对女儿的要求就四个字:“善良”“本分”,对儿子的要求是“真诚”和“担当”,做到了,我

广东省青年美协副主席姚涯屏:

每个人的人生都和老师息息相关

日子一天天从手心滑过,又到教师节了。

在我老家,许多人家堂屋神台上供着“天地国亲师”的牌位,也有写“天地君亲师”的。其中的“师”,就是指老师。当小孩偶尔对老师不敬,大人会严加斥责:“老师是上得了你家神台的!”像我这样手艺人,自以为担负着文艺的使命,大概率是对社会无所补益的。而教师负责给人体这个硬件装软件,就像医师负责人体硬体的维护,工作几近于神圣,却总是谦虚地说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分内事。

我也算是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——准确地说,我父亲是位不脱产的农民教师。后来我哥大学毕业后,也留校做了老师。不记得从何时开始,有时也会有人称呼我为“姚老师”。这样,我家就有三个“姚老师”了。

我其实不能算是一位老师。虽然我的确曾先后三次在不同学校“误”过人家的子弟,但每次都在不久后主动请辞了。当年张之洞创办洋学堂时,对请来的老师们说:今天请到的诸位老师,都是“衮衮诸公”,希望大家尽心尽力。如教不好,就只好是“诸公滚滚”了——看来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南怀瑾说,在他幼年时的老家,教书育人的“老师”是要被尊称为“先生”的,对一般工匠才叫“老司”或“老师”。所以,我这个所谓“老师”,大约和托尼老师一样,都是因为手艺,和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没有多少关系。

但我的人生,幼年顽劣,少年轻狂,青年迷茫,跌跌撞撞走来,如今就要到知天命的年纪了。之所以现在能勉强自食其力,和一路携扶的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是息息相关的。如果没有各位老师本着治病救人的仁心,给我灌药般灌进去那点点滴滴知识,我都不知道如何下场。这个世间,芸芸众生大抵都离不开老师吧。

做老师责任重大,同时也是幸福的。内心本是



■ 听秋声 钟瑞军

认为就合格了,至于从合格到优秀,从优秀到卓越,那就看孩子们日后的努力和机会了。也算是对母亲家教的传承吧。

善良、勤快、真诚是母亲给我的传家宝,也是母亲给我一生践行的考题。让我受益,也常让我自我反省,母亲的话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。

而她,既是母亲,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老师。

师范出身,离开讲台专职带娃已经多年了。现在孩子大一点了,她就迫不及待地做了代课老师,微薄的薪水都摧毁不了她重返讲台的决心,每次谈到学生,她总是洋溢着由衷的喜悦。就是她这份喜悦,让我这个习惯了洗手吃饭的大老爷们,即使沦落到主业“吼”娃、业余才能做手艺,犹豫再三,最终还是让她去放飞自我了。

祝老师们每天都像教师节这天一样,受到尊重,并洋溢着由衷的喜悦。



■ 溪山佳处 姚涯屏

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王松柏:
每当思想摇曳不定
都会想起德国教授的嘉奖

对于抽象的时间,大概没有什么直观印象,只能凭借自然图像,故有感于庭前云卷云舒,叹窗外花开叶落。转首回国又十年了,十年好像就在昨天,倏忽之际,记忆省去其间所有细节,十年前的昨天和今天便连在一起,于是我又飘飘忽忽地回到过往在德国求学的岁月。

先在莱比锡艺术学院,后转学到德累斯顿造型艺术学院。艺术学院坐落在美丽的易北河旁,来到德累斯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像回家的感觉,之前遭遇的惊奇、困惑、迷茫等无以名状的情绪在静静流淌的河水中得到净化,流浪的心得以安顿。在这里,我遇到很多良师益友,但对我艺术和人生影响最深远的就数Hans Peter Adamski教授,他智慧、绅士、幽默,同时身上具有那种德国式的艺术家感性、激情,乃至悲壮的一面。

Adamski教授是一位在德国有影响力的艺术家,早年组建一个艺术团体“die Muelheimer Freiheit”。他平时生活在柏林,每周或隔周来德累斯顿,不同年级的同学集中在他工作室,他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吃或喝的摆在长桌上,大家都围坐两旁,边聊边吃,同时展示自己作业,大家一起讨论,这种上课方式轻松自由,别开生面。

在学院我和一位德国同学共处一室,约80平米方。我每天在画室探索、思考,如果有需要,也可以单独约老师看画。记得有一次,我从油画转向水墨纸本创作,大概有60幅之多,我约了他,把作品卷成一卷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敲开他工作室大门,他热情地接待我,寒暄之后,我把作品一张一张地展开在宽敞的工作室木地板上,大概铺满了一半空间。他凝视打量我的作品,长时间没有言语,继而挑出几幅作品放在一旁,就转身向我伸出双手,“Kongratuliere, fast alle Meistwerke。”我听了这句话,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这么高的评价!“恭喜,几乎都是杰作。”“Meistwerke”在德语里有大师作品之意。后面他又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,那天离开他的工作室我走路轻飘飘的,心都要飞到树梢上与风共舞。

时间是个神奇的机器,把记忆中某些东西粉碎并删除,另一部分则永久地被封存,被删除的部分又化作无形的重量加深了记忆的浓度。那一幕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,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和力量,在回国后艺术浮沉的生涯,每当思想摇曳不定的时候,Adamski教授对我的嘉奖又浮现在我脑海,随即收拾好自己情绪和思绪,继续行走在寂寞的求索之旅。



■《吸气的男子》水墨纸本 王松柏